

回首东瀛

张香山
Zhang Xiangshan
●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回 首 东 瀛

张 香 山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 北京

责任编辑:李禄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东瀛/张香山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1
ISBN 7-80136-446-5

I. 回…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626 号

回 首 东 瀛

张 香 山 著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6.875 印张 160 千字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ISBN 7-80136-446-5/K·387

定 价:13.00 元

目 录

岁暮的武藏野.....	1
有坟墓的寺院.....	4
樱花.....	7
房总之夏杂拾	10
箱根之旅	13
离别	17
一个失去祖国的人	19
在东海道车上	22
踏上故国的海岸	24
筑波山行	26
拘留所追记	31
逐字逐句地硬译	39
朝夕与文学相处	
——我在东京的青春时代.....	42
掀开新的战斗生活的一页	63
同日军俘虏在一起	65
敌人文件和书信中的冀南“扫荡”战	76
突围记	82
太行战场迎接伟大胜利	98

失书记·····	108
伤逝·····	128
一叠樱花照片·····	134
寻访故居·····	141
海·····	149
访郭沫若日本千叶故居·····	154
灯下可亲的秋冬之夜·····	159
夜宿春帆楼·····	162
我与“岩波文库”	
——为日本“岩波文库”创刊六十周年而作·····	175
知识分子的楷模	
——悼念茅诚司先生·····	182
病倒旅途仍梦绕枯野·····	187
附：给《日本文学》杂志编辑信摘录·····	193
冲绳行·····	194
缅怀宇都宫德马先生·····	214
编 后·····	218

岁暮的武藏野

在异国的岁暮里，我染上了怀乡病。故国纵然没有令我眷恋不已的亲人和事物，但那种能引起自己耽于思念它的力量，总是深潜在奥秘的心里。怀乡病是这般飘渺而缠绵，要比除夕晚上，孤独者凭栏听着从远处寺院传来的钟声所要却除的百零八种烦恼，更为缠绵而恼人。

眼下只有日夕相接触的武藏野的美，近于诗趣的素朴之美，能缓和我的怀乡病。

辽阔的武藏野，到处是片片的丛林，多摩川和它的碧清的支流，缓缓地流过原野。木杣树林早已落尽金色的叶子，林间小溪，迂回地流着，有的盖满了枯叶，似像断了水，干涸了。到处是枯了的荒草，随风摇曳，看不到一颗珍奇的花朵。这边那边的丛林尽头，就是疏疏落落的村庄，村庄的这一头，又是丛林。木造小屋的房顶上葺着杉皮和茅草。村旁的稻田早已割尽，阡陌上的肥料缸上和披着黑衣的稻草人上面，停着几只黑色的乌鸦。它们正在揶揄已不成形的稻草人呢。

二三只倦于歌唱的云雀，在空中飘飘然地俯瞰着地上的景物，越过丛林，掠过丘岗，突然在村旁的一座荒凉的寺院后面的墓场上落下来，停歇在暗绿色的墓碑上，墓前有一株结着血红的珠儿似的果实的矮树。有坟墓的寺院是寂寞的，但却成为我常常散步的场所。

在日中的时候，原野上，这里那里忽然开出红绿的花朵，原来是采集野菜和苜蓿的村里的女孩子们，穿着五颜六色而又褴褛的衣裳，在田野里走着。她们以惊异的眼瞳，显示着探索的神气，在发掘自己的食粮，稚气和对生活的认真态度，凝结在一起。有的村子后面，围着丛竹。快过年了，几个村人正弯着腰在砍伐竹子，准备卖给市内，用作新年大门前的装饰品。新砍掉的竹子，留下白色的根节，点缀在枯草之间。看到村人为生活而忙碌的景象，使我这个漫步着的异国人，不禁羞愧自己的慵懒。

深冬的天空，分外澄清，尤其是在清晨，推开纸窗，仰望树梢上的冬空，凝然似固体，向天投石，嘎然作响，音波不像春波那样缓缓地向着四周扩散，而宛如簇箭钻天。原野一片沉寂，远远地在村子小巷里，豆腐贩子吹出的小喇叭声，像中国塞外的短笛声一样，清脆而凄凉。

没有烟霭，没有云彩，高耸在武藏野原野和树林上的富士山，像一把张开的倒置的扇子，顶上戴着白冠，君临于群山之上。这顶峰上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集中了富士山的所有魅力。它象征着崇高、皎洁，并像千万把利箭所发出的那种冷光，使瞻仰者寒彻周身。

“群山沉于一片苍茫的夜色的天空中，唯富士之巅，仍隐藏在黄昏中。”这是田山花袋歌咏冬天黑夜来临前的武藏野的景色。他把远在西边的富士和武藏野连结起来，用夜色衬托出富士山顶的白色，使人臆测富士山顶好像仍留在黄昏中。

带着想象的情绪，遥看渺渺茫茫中的一些美的形象是富于诗意的。好像在浓雾的街灯下，看那梳着岛田式大头的艺妓的姿态，既是浮世画，也是诗。

武藏野是同许许多多诗和歌连结在一起的，而且它还同一些令人神驰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武藏野的古战场，则又漂漾着历史的熏香。然而对我来说，它的素朴是最有魅惑力的，尤其是描绘

这种朴素的诗、歌和文章，就具有更大魅惑力。当深夜把双脚放进脚炉上的被子下，伏卧在草席上，听着木板窗外彻夜呼啸于武藏野森林中的风声，耽读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日记》，简直使人忘掉了时间，转瞬间天已拂晓了。

岁暮时节，只等待大雪的降临了。那时武藏野一片白色，富士山也是通身素妆，当风声停息，只有屋檐冰柱在日光下渐渐融去，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时，武藏野就显得分外静寂。

冬天的武藏野，并不萧瑟、荒凉，而是更加朴素，它同历史、爱情故事、诗和歌交织在一起，更能慰藉近岁暮而流亡于异国的人。

1935年1月1日《申报·自由谈》

有坟墓的寺院

怀念开着寂寞之花的有坟墓的寺院。

住在市外，当太阳挂在井架的梁上时，我就潜进寺后的墓场，像变成了僧人似的，在一座座石坟间的小夹道上，来回地徘徊着。

寺里没有和尚，只有看寺的老人，拿着扫帚，清闲地扫着鸡啄烂了的白梅落花。

有坟墓寺院的可怀念之处，是寺后的墓场，那里有一种沁人的寂静，简直是一首素朴、感伤的诗。在那大理石或花岗石的墓碑上，镌刻着已逝者的长长的汉文戒名，有的石墓还生长了青苔，显得古色古香，使人不禁联想起可歌可泣的历史兴衰。

活着时，很多都是陌生、甚至是不同时代的人，可是在瞑目之后，却聚集到这个小小的墓场里来了，都同样地被梅花的残瓣落满了墓石，都同样地听着看寺人敲打的钟磬之音，没有喜悦，没有悲哀，更无猜疑和妒嫉，却安静地浴着阳光，墓场真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在墓碑的前面，放置着石盆，清澈的水，映着苍穹之云，当寒风萧萧地从枯枝间漏下来飘过水面时，那漪涟的水纹，把云块给搓碎了，那插在小盆里的花草之影，也微微颤动，凝在花草上的水滴，像珍珠似的坠入盆里，这水滴是不是谒墓人的眼泪？谁知道呢，这水滴是晶莹的。

在有坟墓的寺院的正堂的屋脊上，有无数羽麻雀浴着冬阳，那

喧闹之音，划破了墓场的午后的静寂。如果在寺外的野原里，响起汽枪声，那麻雀就似撒黑芝麻似的，飞向清澄的空中。当羽翼振搏之声消失了的时候，墓场就显得更为寥寂、单调，使徘徊于墓道上的自己，感到可恐的静寂；简直要把温暖的太阳，疑是清凉的月亮了。

去年冬天，在伊豆半岛的一个温泉乡的民间宿舍里住了几天。这个宿舍的前窗，面对着碧清的海原，后窗可以望到一座有坟墓的寺院。寺院的墓场的后面，即是渐渐升高的枯黄色的冬天的小山坡。到了黄昏，从海面上弥漫起雾般的夜幕，而后山的温泉的蒸汽，也渐渐地沉向山脚，越过墓场，垂挂在后窗上了。这时，我独自盘着膝兀坐着，心里感到似有鬼魅般的阴影，从后窗里钻了进来，使我尝到一种令人胆寒的快味。

这座寺院的看庙人，是个风流的老人，每当夜间，常常有一种激厉、荒凉而又凄婉的声音，从老人的屋里飘了过来，这是老人唯一的爱好“尺八”箫的音曲呵！“尺八”箫发出的怨绝愁绝的哀调，能勾起乡愁，使人不自主地而落下泪来。这泪是温馨的，容我妄喻吧，它宛如有罪的孩子，伏在慈母的怀里忏悔时落下的泪珠。

常常在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听到后窗那边墓场里凄凄的禽声，心不能耐时，就披衣推开后窗的木板，满眼白霜，映着明月，墓碑都染得晶晶透亮，只有正堂的浓影，落在霜上，黑白相映，显示出一种单调的美。而远处丘陵下盛开的梅花，像白雾似地，低低地笼罩着地面，花香杂着海的气息，弥漫在夜空之中。心里留下了温泉乡有坟墓寺院的记忆，这使我对有坟墓寺院的怀念之情，也更加深切了。

在有坟墓的寺院里，往往可以看到许多地藏的石像，它们不是

穿着整齐的袈裟，站在地藏堂的佛龛内，而是被放置在墓场的墙隅或寺内的小道旁。这些石地藏是用稚拙的雕法雕出来的。但它们的微胖而又圆形的头陀像，却令人喜爱。尽管他们全身留下了日晒、风吹、雨打的痕迹，但它们脸上的粗粗笑纹，却不减灭。还有的地藏，披着施主舍予的红色坎肩或披风，但已褪色，有的已成褴褛，甚至有的还带有鸟粪的痕迹，但它们并不因此烦恼，仍然笑呵呵地泰然自若。

看到这些地藏雕像，我就联想起在某一剧场看到的坪内逍遙所作的《阿夏疯狂》的舞蹈剧。这是取材于江户时代两个作者所写的同一题材的两篇作品的。这些作品描写但马屋旅馆的小姐阿夏，同该旅馆伙计清十郎相爱，打算私奔时被捕，清十郎并被怀疑偷窃金钱而受到极刑，阿夏发疯了，投入尼庵，为清十郎超度。我看到的舞剧的一个场景，是阿夏在一座地藏佛前狂舞。但地藏却不言不语地微笑着，地藏为什么不能给阿夏以热忱的安慰呢？这微笑是针砭世间的平与无情的冷笑吗？

现在是住在离有坟墓寺院很远的市内僻巷里，每天倦于市声和机械的噪音的身子，在凭窗默坐、或在梦境中，常觉得自己还徘徊于有坟墓的寺院里，看碑石、水盆、井架，以及微笑的地藏石像，甚至还默默地记起那块石板留有我的足迹，那条墓道我徘徊了几多回。当心里感到不快时，想起这些，无异是一剂镇痛安神的良药。

我是怀念有坟墓的寺院的，那里常开着寂寞的花，初春时，它洋溢着比酒还醇芬的香气。

有坟墓的寺院是寂寞的，寺后的墓场则更加寂寞，座座坟墓都无语地排列在松树下。

1935年2月7日《申报·自由谈》

樱 花

连日春雨，连日春愁。这愁中掺和着远离故国的乡愁。想此时正是故国北方篱笆傍黄色的迎春花盛开的时节。

我撑着雨伞，到小巷里踟蹰。小巷被细雨笼住，宛如溶于乳汁中。小巷尽头有几家小咖啡馆，从里面流出来流行歌曲。咖啡店入口处装饰着簇簇的纸樱花，正似这里把黑夜当作白天的女侍者的脸，已失去了绯红。

看到这些纸樱花，触发我立即去近邻的植物园。它是三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的疗养所和药圃，这时候，那里不正是盛开着烂漫的樱花吗？

植物园大门还保留着原来宫门的建筑样式。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眩目的新绿，无论是如毯的、点缀着野花的草地，无论是亭立在雨空中的松、柏、杉、杨、柳、喜马拉雅柏和肉桂树，也无论是种植在小土坡上的山茶树和丛丛冬青，在春雨中都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无限生命力。

有一片樱林，植在靠近小池的路旁，背衬着各种乔木。自然之神像一个力大无比的金刚画工，擎起如椽的大笔，把淡淡的红色和白色的樱花，如云彩般地抹涂在背后的绿林之前，簇簇的樱花倒影也被描抹在清冽的池水上面。虽然樱花没有浓郁的香味，但它的清淡的气味，使我这个孤单单的年轻人更能深感到调和与舒适。

想起俳人松尾芭蕉咏樱的名句：

樱花似云，钟声来自上野，还是浅草？

植物园里此时若能听到钟声，该是多么和谐呵！可惜现时的东京已是喧闹杂沓的大都市，如果不是住在上野宽永寺和浅草观音堂的近所，是很难听到从这两所寺院撞击出的洪亮的钟声的。

在小丘冈后面，有一块平坦的草地，那里有几处围着红白条相间的布帋，里面搭有临时的茶棚。人声与歌声，喧喧闹闹。一团团的男女老少坐在草席上。妇人们擎起一升瓶的清酒，尽往饮酒者的大碗里倒，人们是开怀地、大口大口地鲸饮着。也有不少人，和着手打的拍子，唱着民谣、俚歌和流行曲，还有不少人似醉非醉地，歪歪倒倒，排成小圆圈，甩开长袖，敞开长衣的下摆，跳着各种舞蹈。更有些人穿上歌舞伎的剧装，随着三弦音和吆喝着的剧词，在表演自己得意的演技。真是一片欢娱在草地上沸腾着。

看了这些，我就坐在一条潮湿的长椅上默思，赏花行乐人果真是面对良辰美景，想把自己内心深处的幸福感表露出来，而如此欢乐吗？难道其中的不少人不是借酒消愁，把平日间种种痛苦与不幸暂时忘掉，把埋在心里的许多不平，一时发泄出来而如此痛饮狂舞么？

我还想到，六十余年前，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把大政奉还了，这个疗养所也已成为东京帝大的植物园。虽然时过境迁，但那握有帷幄上奏权的新的军部不是越来越猖狂，一直在挑起战云吗？难道人们一点也看不到这些战云的黑影而能尽情作乐吗？

一阵风吹来，把大树的树叶上积水，以及樱花的一些花瓣，吹落在池上浮游的几只鸭子身上，鸭子张开两翅抖抖，又用嘴啄啄沾在身上的花瓣，接着还呀呀地叫了几声。这叫声把我的沉思打破了。我抬起头来，再望望樱花，看到有几株八重樱已含苞待放了。

阿！八重樱，这是花瓣重叠八层的美丽多姿的樱花。它却把我引入到去年在靖国神社的八重樱下，看到可怜的马戏班姑娘的回

忆中。

靖国神社是在宫城西北的九段下，去年举行春季大祭时，我曾去赶过热闹。神社内放的烟花，穿破夜幕，神社内燃满篝火照亮了全社的角角落落，人似潮般涌向殿前，许多人都在那里向战死军人的牌位参拜，我溜过了坐着面显菜色的残废军人的帐篷，到了广场，那里搭有许多高大的帐篷，供作游艺与娱乐之用。我被人推着推着，推到了一座有强烈电灯光照着的马戏团表演场的入口前，旁边有喂着马的马槽，傍着马槽，一个骨瘦棱棱、脸上臂上涂得粉白的女孩子，用两只乌黑的眼睛正凝视着天空，我随着那女孩的视线也向天空望去，原来她正在看一颗盛开的八重樱。在强烈的电灯光照耀下，那花簇簇如锦。我想，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是在回想她的故乡的春天吗？是在忆起她家的村子里的樱花吗？不！她无权享受这样的闲暇。她是正在祈祷，几分钟之后，她将在马背上表演各种艺技，而不致坠马受到伤害。唉！这个女孩子的可怜的姿态，就深深地印入我的心扉里了。

已近黄昏，我从记忆中挣脱，我的手虽然仍擎着雨伞，但霏霏细雨早已打湿了我的下身。于是我怀着伤感的心情离开了植物园。

1935年4月16日《申报·自由谈》

房总之夏杂拾

夏天，移居到房总半岛西海岸馆山的北条。

房总半岛隔海遥对西面的三浦半岛。这两个半岛犹似东京湾伸出的两条巨臂把东京湾内的万顷碧波怀抱在怀里。房总半岛的东海岸和南海岸，则面向一望无涯的太平洋。那里的大浪，一年复一年地总是拍打着半岛的海岸。

小小的北条町浸浴着从海面拂过来的熏风，这风含有烂熟果味和新鲜藻味，这是多么懒洋洋的气息啊！棉似的云团，垒堆在遥远的天空里，灰色的海鸥沿着海岸，在空中画着弧线或圆形。我引颈望着海鸥的翱翔，感到海滨乡居的生活，真像海鸥那样悠闲而自得。

清晨，村道上还听不到趵趵的足音，推开门板，走下十步见方的小院闲步，院中草花上的清冽的露珠，沾染了和服的长袖，宛如别离之梦刚醒，满袖都沾着晶莹的泪珠一样。

在蔓延着盛开的牵牛花的井架下，汲起彻骨的冷水洗脸，不期然地背诵起贺茂千代女的俳句：

蔓延在吊桶上的牵牛花啊，为你，从邻家讨来了井水。

从这首俳句里，深感到女性的柔情。她为着不忍把夜来蔓缠在吊桶上的牵牛花弄断，而无法打水，只好向邻居讨要井水。我是多么地渴望着这种对于生物的爱怜之情，能遍及于整个人世间啊！然

而，这有可能吗？现实是赤条条的利害系统治着人间。

如果逢到退潮的那两天，就赶往海滩看潮退。去的晚了，潮已退的远远的，原潜伏在海底的一些小岩礁，凸露在沙滩上，我把木屐拴在腰带上，卷起和服的下摆，走下湿漉漉的沙滩，寻觅各种形状的、光滑的海贝。在一些岩礁的坑凹里，还留有海水，可以看到一些寄生蟹在那里爬动。偶尔也有几条小鱼未随潮退去，仍在小水坑里打圈。

在退了潮的海滩上，当地的居民，有的背着鱼篓，有的提着木桶，拿着小铁耙，弯着腰，来回地走动，捡取蛤蜊和海藻。他们不像避暑客闲散地溜溜，而是十分忙碌，简直是在海滩上小跑，期望在上潮之前能多觅得一些食料。

当大地上遍洒着炎日的金光时，我常常登上西滨的小丘，向下眺望。那碧澄的海水，在沙滩边上描绘着弯弯曲曲的白边，游泳客们所穿的五颜六色的游泳衣，像田园上盛开的红、黄、紫色的野花，点缀着海滩。放置在岩石上的草帽，好像未随潮退去的大海贝，懒洋洋地蛰伏着，动也不动。这里，那里树着毒菌般鲜艳颜色的遮阳伞。浴场的远处有二三十个渔夫渔妇，分成两队，唱着俚歌，并随着俚歌的节奏，弯腰曳拉鱼网。从网上掉下的水珠，反映着日光，五色缤纷，粲然耀目。海中一只帆船，满兜海风蹶碎金波，疾驰而远去。

眺望着这样的海滩景色，使我想起英国美貌女作家曼殊斐儿所作的《湾头小景》。她描绘娥眉月湾的细腻笔致，也宜用来描绘馆山湾。

午后，从海水浴场游泳回来，凭几半寐，听到海风越过海滩后面的防波松林，轻盈地吹过一畦畦稻田，横过丘陵，这时停在坡上神社屋脊的雀群，迎风起舞，它们啾啾的叫声，合着早已被风刮破了的的神社旗帜的唢哨声，惊破了在神社廊上瞌睡的看社人的白昼梦。

当风声停下来时，浓密的丛树中的知了叫声，响彻于天地。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像现实生活的烦躁之音，但是对于俳人芭蕉，却从那末强烈的、简直能渗入岩石的蝉声中，悟到了“闲寂”。

一团夏云，掩过屋前耸天的银杏树，在袅袅的白百合花瓣上落下了阴影，百合是种植在八角金磐的大叶下面的，但它像害怕夏云会带来倾盆的雷雨，显露出失神般的愁容。

倦了，我躺在席子上。越过打开的纸格窗仰望天空，吉田野坡的俳句涌上心头。

卧躺着，闲眺悠悠之白云，在夏天的居室里。

在满是绿荫的居室里，眺望天空的悠悠自在的浮云，这是多么超然的境界啊！而我现在也不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吗？为了不使这样的境界瞬息消逝而能留在梦境里，还是让我闭上眼睛，堕入沉睡吧！枕旁汐见川的潺潺流声，正在催人入眠。

常常是在日将暮的时辰醒来，房东已端来晚膳了，坐在回廊下就食。夜幕渐渐从海的那面掩了过来，苍苍原野已迷蒙难辨，海水浴场传来了乡土舞蹈的大鼓声，村里的小戏院也奏起招徕观客的乐音。当抬头望望住屋的西隅时，看到远处的望火警台上，好像还挂着一块晚霞。

黑夜到来了，海的潮气浸身，房东的五岁男孩，穿着白色的浴衣，坐在院中，用团扇拍着小手，又指指已黑的天空，用缓慢的拍子，唱着童谣：

一个星儿瞧见了

在云儿旁哟！

两个星星瞧见了

在……

1935年10月17日《申报·自由谈》